
〔美国〕 罗伯特·库弗

陈世丹译

淡出淡入

她紧紧抓住悬崖的边缘，两只脚在风中踢蹬着，泥土突然从她的指尖下离开。从远远的下方传来微弱的咆哮，像是波浪的碰撞声。他在镣铐下挣扎着，嚼着绳索，用身体去撞小屋的门。当悬崖边缘碎裂时，她发出尖叫，被疾风卷走的一声尖叫。门终于裂成碎片，他冲出小屋，戴着镣铐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朝着悬崖边缘方向不断地打滚、摔倒，打滚、摔倒。她的手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了，在拼命地攫取新的可紧抓之处。他摇摇晃晃跪起来，站起来，向前冲去。在招呼靠近的公共汽车时，绳索像一张被遗弃的报纸滑落了。她放了手，坐在空座位上。他们目光相遇。“嗨，我是不是以前在哪儿见过你？”他说。

她抬起头向他微笑。“也许吧。”

“我想起来了。”他从嘴里取出雪茄烟蒂。“你是在迈克酒店工作的跳舞女郎。”

“跳舞女郎？”

“是的——腿看上去眼熟，但我看不清面孔。”

她又微笑了，一种似乎要融化他双膝的微笑。他急速抓住头上的皮带。“我在迈克尔神父‘酒店’帮忙，按你的说法，左派，但是——”

“神父——？左派！等一等，别告诉我！

你是不是那个极瘦的小鬼，以前常——？”她到站了。她站起身，微笑着，离开公共汽车。“嗨，你去哪儿？我怎样能再见到你？”

她在车门口停下。“我想你会在迈克酒店，左派，看到我的表演。”她走下车，裙子灌满了大街上突起的微风，一只手按在膝部，另一只手压住飘动的宽边帽，快速向教堂走去。当公共汽车重新启动赶上并超过她时，她带着淘气的微笑抬头瞥他一眼。她身体似乎向后滑去，经过车窗，从一个画面滑到另一个画面，好像滑出了他的记忆——或者至少滑出了他的控制。“等一等！”司机犹豫：他把左轮手枪塞进大杯子的耳形捏把里——她就像他的最后机会（他并不确切知道他那样做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模糊地想起了他的妈妈，或者换句话说，想起了他在雾中的妈妈），而她已消失了！她所引起的难以表达的渴望情感让位于更像害怕，或者悲伤、挫折（为什么世界上有些事情如此艰难，而其它事情简直是轻而易举？）、气愤、深刻的厌恶——她怎么能对他这样做？他挤压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切都停止了。甚至，在一瞬间，时间本身停止了。然后，远处传来了警察的哨声。他将手从她的喉咙处移开，让她掉下去，发出一声使人战栗的非常痛苦的咆哮，滑落到雾蒙蒙

的黑夜大街上，他的斗篷在身后飘扬，那是魔力的虚幻暗示。

一声尖叫，尸体被发现，侦探脸上专注的表情。跪俯在她尸体上方的侦探凝视着外面旋转的雾：谁可能做出如此凶残至极的事情？人心灵的更深处总是有使他大吃一惊的时候。“看来又是扼杀者所为，先生——可怕呀。”“是啊……”“从未在像这样的黑夜里发现这杂种，他就这样融入黑夜里。”“我们会找到他的，警官。不要骂人。”人们把心灵说成是爱情的宝座，但在职业上他对心灵了解得更清楚。它是一种最黑暗、最神秘的迷宫，那里潜伏着像虚幻魔鬼的残忍、怀疑、堕落、淫荡，爱情仅仅是它们更残忍更可怕的伪装之一。徘徊在心灵的这些阴沟中就是爬行通过地狱本身。在每一个转弯处，有另一个令人沮丧的惊讶，另一个可怕的凶恶。一个人伸出手去帮助，却发现他的双臂，直到肘部，被插入粘滞的无法说出的污秽之中。他大声呼喊——甚至是一声友好的“喂！”——却遇到食尸鬼一样的笑声，看不见的翅膀的可怕振动。然而，当一切似乎都失去时，远处总是有灯的微弱闪光，起先是最纯粹的针刺孔，但很快是一道从潮湿的墙上反射出来的白热光，一张开着的嘴，然后走出去进入阳光下和绿色的田野里，有一支歌在他的心里，实际上在他的嘴上，也在她的嘴上，跨越丘陵来响应他的召唤，他们相互向对方跑去，四臂张开，衣服在夏季的微风中自由地飘拂。

他们跑着穿过三叶草地、发芽的麦田、齐腰深的拂着他们身体的草地，穿过芦苇丛、茂密的灯心草、悬垂的葡萄藤。他跑着穿过一个红杉林、一片金色的沙漠、闪闪发光的城市街道，她跑下山腰，跑上地铁楼梯，跑过聚光照明的舞台和6车道公路。他们跑得越来越快，他们歌如泉涌，好像从别处疾速奔向它自己的目的地，同时背景疾驰而去，成为模糊一片的忽隐忽现的意象，好像他和她带着愈加强烈的迫切心情，对应地跑着，时间像风一样从他们身边掠过，使她的长裙波浪似地翻腾，使他的领带飞起飘过肩膀，当他们从船舷向

外凝视浩瀚汹涌的大海时，他们相互拥抱，瞬间陷入沉思、梦想，对新世界新生活的展望，或者对一个新世界的展望（他们到底是要去哪儿？）。“我们要回家，”他说，好像是回答她未说出（或也许已说出）的问题。“我们将永远不必再跑了。”

“这似乎不可能，”她叹息着说，若有所思地注视着他们好像正在驶去的愈加深沉的日落。

他们的沉思被突然打断，这时海盗们跳上船，强奸女人，杀死男人，抢劫并沉没这条船——但在此之前，抵抗装假腿的海盗船长凶暴求爱的女人咬掉了他的鼻子。“你干的好事？！”他尖叫着，紧捂住脸上的洞，靠着木制假腿的支撑在下沉的船上东摇西晃。这个命运已被决定了的（那把要杀她头的短剑已经呼啸着穿过大海的上空）女人，用上下颚无情地咀嚼磨碎那个鼻子，像一头在咀嚼反刍食物的奶牛，她可能——在新的世界里和更好的，假如也许是有较少危险的，生活中——有的那种奶牛，一头肥肥的老花奶牛，长着鼓鼓的乳房和长白的乳头，乳头在挤奶时很像——一个男人被勒索时，尽管它被挤出的奶没有那么丰盛。当然，关于所有上述暴力行为，她知道什么呢？她与她酗酒的老父亲和傻哥哥们艰难地生活在这块荒芜且备受风害的牧场（听着风的呼啸，这足够使你的头搬家的），她的傻哥哥们因她挤奶女工的手而粗暴地对待她，说他们宁愿去操一块未刨平的木板上的节孔——“操”是什么意思？她怎么会知道？被与生活的所有较高级事物，如从各级学校毕业、人行道、泛光照明的电影院、有空中游览车的世界博览会、泡状发式的舞蹈演员和未完成事物的预展隔绝的她怎么能知道？但是，那就等着吧，有一天……！她自我许诺，眼泪汪汪地使劲拉着奶牛的乳头。她靠在老波茜的花脐腹上，好像看见就在地面前有一位身着闪光盔甲的或无论如何是一套干净衣服的青年轻的骑士，他策马奔驰越过这草木丛生的大草原，马蹄下砰砰扬起滚滚烟尘，前来将她抢走，带着她离开所有这一切，去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异国情调的岛屿和快乐的晚会。当一支小湍流通过波茜的胁腹像音乐一样流淌时，她突然看见自己在宫殿似的舞厅（这场舞会是专为向她表示敬意而举办的！）里旋转或从闪光的汽车上下来，走进有穿夜小礼服侍者的饭店，侍者们向她深深地鞠躬并称她“夫人”（喷进她两腿间桶里的牛奶回应着她的激动，或也许是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就是她的激动），或在赌桌旁或在草坪舞会上，看时装表演和赛马，或者，最好的，四肢伸开地躺在宽大的遮有天篷的床上，有仆人急进急出地给她送来所有她心里向往的东西。

但是不，不，她在那儿根本什么也没看见，所有那一切只是充满希望的幻想——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都像土地本身一样艰难和持久，而没有什么比波茜患疥癣的老屁股更加如此，甚至它的恶臭也像某种讨厌的、难对付的、把她永远锁在外面这儿缺少新鲜空气的大草原上的栅栏，一堵带有橡胶乳头的厚泥土墙，一个阻止她与现实世界（光明的现实世界，她想，音乐的现实世界！）接触的极讨厌的障碍物，一个骨头路障，一个巨大的不可移动的没有门的且被遗弃的粪便房，一个不可攀登的弓状隆起耸入阴沉天空的壁垒，一排多刺的栽成树篱的灌木，放屁的城堡，战壕与土木工事合体，一团粘质的瘴气（噢！一颗多么痛苦的心啊！），一块荒地，一片讨厌的难以通过的森林，一条不可越过的洪流，一个地底深渊，一片活死人大批出沒的沼泽，他们的手盲目地抓着盘旋的黑暗，空气因腐烂而刺鼻。他摇摇晃晃地从他们中间穿过，气喘吁吁，惊恐万状，流沙在吸吮他的脚，无牙的牙龈在咬啃着他的双肘，他努力地回忆他最后怎么到了这里——某种跌落，一次飞机坠毁，一次出岔的人类学考察，船只失事，一个去银行中途的错误转向？当然他带着很多钱，满满一桶的钱——他把钱向他们扔去，他们抓住钱，把钱像色拉一样塞进他们化脓的上下颚间，嘎吱嘎吱地咀嚼着，钞票从他们嘴里和剥落双颊的洞里令人厌恶地拍翅而出。

钱分散了他们的注意，使他有足够长的时间把自己拉出沼泽，爬上高地，在那里他发现一幢东倒西歪的楔形板老房子，窗子黑乎乎的，门在风中砰地关上。他蹒跚走进，砰地关上门，倚门而立。他听得见他们在外边那儿的声，他们抓着，打着嗝，脱落他们崩解躯体的一片片一块块，好像食欲本身是纯粹的抽象观念，虽然它在体内也被弄得看得见，但它受到肉的束缚。一只手捅进窗子里——他挥动扫帚将它击中，它就像一个泥制的靶子稀里哗啦地碎了，但手腕还在东捅西戳，好像在盲目地寻找它消失的手指。他把家具推过去顶住门和最近的窗子，找出锤子和钉子，拆下碗碟厨门和书架、书桌的面，把它们乱七八糟地钉在他所能发现的每一个孔上，他的心在怦怦地跳。当他干完这些活儿时，在炉边油煎薄煎饼和咸猪肉的女人说，“我知道你是怎样看旅行推销员的，亲爱的，但只买一个他们卖的傻乎乎的小痒痒挠并忘掉它，难道不是更便宜吗？”他叹息一声。空气似乎有些污染，好像有诡计和笑声。外边是那些人吗？

“哎呀，爸爸，”儿子尖声地说，令人啼笑皆非地欣赏着他的手工制品，“那意味着我今天不必去上学了吗？”

“你肯定能找到你通常从阁楼窗户里出来的路，并沿着排水管下来，比利，就算是星期六吧。”妈妈回答说，空中又传来了扰乱人心的吵闹声。

“嗨，得啦，”爸爸抱怨说，“那并不有趣，”但他在这个意见上似乎是孤立的。他有了种可怕的感觉，他的婚姻在崩溃，即使油煎咸猪肉跟以前一样酥脆。或者，如果不是他的婚姻，某事情……

“嗨，爸爸，那真了不起！”从楼上下来吃早饭的女儿大声说。“它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画‘连城’游戏板。它应该是什么呢？是对飓风或某事物的一种赞美吗？”

“是的，”妈妈说，“它被叫做‘酩酊大醉’。喂，你为什么还不把它放下，亲爱的，把狗放进来。她已经在那儿抓了一个小时了。”

“哇，说到被单，我昨晚做了个最离奇的

梦，”女儿说，不顾空中那虚假静电的干扰。爸爸缩进他的椅子上，问题是没人在听——还是人人在听。“我处在一个一切事物都一直在不断变化成其它事物的疯狂城市里。一座房子就会在你从它里面走出来时变成一匹马，或者一个高尔夫球场会起飞或飞行，或者一条大街就会在你的脚下变成一个餐桌。你可能靠在一堵墙上，却发现你自己处在外面的一个悬崖的边缘，或者爬进一辆小汽车而它原来却是一个电影院的门厅。某个家伙会向你走来，就在你眼前变成一块烘焙饼或一个停车计时器。比利出现在梦里，不过他像是一种蹩脚的弹球游戏机，要想射出一个球你得急拉一下他的小东西。”

“那真愚蠢！弹球游戏机是女孩！”

“也许那说明了尿床的问题，”妈妈叹息说。

“你也在梦里，妈妈。你是在一种惊人听闻的讽刺演出中的一个合唱队里，在这个演出里，所有的舞蹈演员都崩溃为难以名状的一团和畸形的人。你的一只乳房好像滑落下来，从你的两腿间滑出，你不停地叫着，说什么好像‘拿个桶来！拿个桶来！’爸爸不在梦里，至少我没认出他来，但某个假装是他的人不停地敲门，说他是‘亲爱的爸爸’，请让他进来。但我知道它只是一个拼命想变回人但又不能的狼人。你瞧，除了应该变化的事物，一切都在不停地变。”

“谈到你父亲，他在哪儿？一分钟前他不是在这儿吗？”

“我不知道。他看上去不大好。好像有几分发呆。”

“噢，好家伙！我可以吃他的薄煎饼吗，妈妈？”

“好吧，我希望他已偿还了这个月的抵押借款。”

“无论如何，有这么些侏儒联合会棒球选手原来是史前怪物，他们突然袭击这个城市，甚至就在他们继续吃人的时候，这整个事情变成了一场歌舞表演，在表演中，那个怪物头头与一分钟前还是一把草坪椅子的圣母玛丽

亚跳着一种芭蕾舞。他们两人打了起来，开始用射线枪相互快速地用力杀死对方，并尖声宣讲边境上的颠覆，但就在那时船沉了，大家都落入海里。你能看见他们都向下漂浮，经过这些原来都属于浴缸里的一个死男人的大屁股。别问我他是谁！好吧，我突然想到，如果其它一切都在变化，我也必须变化。我照着一面镜子，看到我能把鼻子弄平或把它拉起来使它变尖，把颈向上推到额，把双颊拉出来像翅膀。我还是觉得有不变化的某种东西，我不能准确地指出它，但它是在下面、在里面的某种东西，我只能称之为我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应该有这种东西，我认为，否则其它任何东西都没有意义。但它是什么？谁在下面那儿？我很好奇，于是我请与我在一起的女人告诉我，当她想到我的时候她想到了什么。我告诉她，它不可能是任何物质的东西，如我的伤疤或鸡巴或内衣里面的粪便条纹，它应该是你不能碰到或看见的东西。而她说的是，‘好吧，我认为你是一个正直的射手，谢利夫，但是一个不能停止贪求该死的不可言喻之物的射手。’”

“她那样说的，嗯？”

“是的。”

“放屁，谢利夫，你怎么对付她的？”

“噢，我枪毙了她。”他咳上一块痰并将它瞄准痰盂。“当一个女人要求我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时——呸！——我改变女人。”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将身体斜着移开柜台，警惕的眼睛转向旋转门。“但现在请告诉我点儿什么，呸——是只有我的肠子在动，还是这酒吧在去什么地方？！”

“恐怕任何东西都不长久静止。所以，且请扣紧安全带，享受旅行吧，夫人。”

“夫人？”

“是的，我们将很快到达那里。”

“那里——？”

□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福建
厦门 361005